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義

絜齋集卷十一

宋

袁

燮

撰

行狀

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

曾祖常朝議大夫贈太師妣贈陳國夫人

祖昇徽猷閣學士朝議大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

妣馮氏

案原闕封號無攷

父

案原闕名無攷

贈兗國公妣江氏贈兗國夫人

公諱鑰字大防舊字啓伯姓樓氏著籍于明明今爲慶

元府粵自周武王封有夏之後于杞爲東樓公子孫因之以樓爲氏國朝家于婺于明者最著相傳爲明樓氏由婺徙焉本一族也家于婺者紹興閒襄靖公炤簽書樞密院事其門始大家于明者其盛久矣公七世祖諱皓六世祖諱杲皆卓卓有賢行至高大父郁寔以昌大自奉化徙鄞卜居于郡城之南儒學精深爲後進師皇祐中擢第得廬江主簿以祿不逮親弗肯仕贈正議大夫太師知興化軍台州皆有惠政楚公當政和閒以才侍從再牧鄉邦名所居坊曰畫錦亮公歷官中外仁厚

廉直蔚有令聞三世皆以公登廊廟贈至極品門第之
盛于是鮮儷矣公幼警敏始就外傳鄉人王先生默李
先生鴻漸爲嚴師旣冠三山鄭屯田鏐寓館鄉鄰公又
師之隆興元年試于南宮主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
而所答策偶犯廟諱胡忠簡公贊知貢舉洪公奏言其
故有旨置末等之首是歲廷不策士卽禮部所次定爲
五等賜同進士出身以啓謝諸公胡公大稱之曰此翰
苑長才也明年中教官選調温州州學教授範物以躬
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

溺浮華議論有可採者問所從來具以實對公愛其不
欺再三獎之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
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于飢渴于是
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
之蘊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
有云拆破籓籬卽大家君之籓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
爾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
悚服乃知公雖氣貌熏然物我渾融而其中介特有不
可奪者立朝之大節益定于此時矣充詳定一司敕令

所刪定官對選德殿論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
名爲空言而實可底績者乃所以爲實用名而實用而
行之無益者適以爲空言陛下大開言路收攬人才念
治功之未集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用者誠得
孝宣總覈之意而進說者不思旁援曲取毛舉細故民
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日繁而變更益增委以經畫
課其績效則蔑焉無稱曾是以爲實用乎魏徵勸行仁
義近于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若實可用然太宗惟徵
言是從以成貞觀之治且曰惜不使德彝見之然則孰

爲實用孰爲空言惟陛下審思之時禁中火公言魏相
之事宜帝多以異聞爲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
事此忠臣愛君之至也人主尊居九重生殺在我詔士
日獻佞說而直臣難以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以張大
其事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也
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惟水旱
盜賊是憂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爲太
平之應而時出災異爲儆戒之端罪已而興斷非虛語
異災而懼亶惟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何如斯

可謂應天之實勤而行之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
異後日之福也上嘉納之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
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
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兼玉牒所檢
討官以進仁宗皇帝玉牒遷秩復因面對申述玉牒中
所登載聖語願持守勿渝又請念財賦之孔艱罷土木
之不急敢言人所難言公之進用參政龔公力也受知
雖深而謁見有時無阿比之迹三歲不遷安恬自若及
龔公去國出其門者皆罷而公獨不及力求去添差通

判台州太史公以故相侍經幄壯公此舉曰何其決哉
宗正丞范揆出領郡事性剛急喜怒過差官吏震惕公
俟其氣定徐以一二語解之必翻然以改銅錢之禁入
海五里盡沒其貲有商冒法而獄稍緩臨海縣弓兵鄭
慶訴守臣及郡丞之正員于朝提點刑獄趙某被旨覈
之密以叩公公曰禁所以嚴爲越海也今猶在城下事
理甚明而輒誣之又名其守貳階級紊矣而可縱乎趙
悟具以實奏遂論鄭慶如法除太常寺主簿以先諱辭
改宗正寺主簿奏對稱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百行衆

善一毫無歉萬幾庶務一事無闕然後足以御四海而
圖治功故雖堯舜之聖而曰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此心未嘗斯須忘天下惟恐吾身有毫髮
之不及也臣不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恥君不及堯舜
之意欲望陛下仰稽往古俯鑒近代兼備其可爲法者
而力去其所當戒者又曰國家深長之計不可速成要
當審訂凡行之而終無益者必盡省之可行而尙費歲
月者明著于籍次第而爲之不辦不止則事有端緒而
治效可睹矣遷太府寺丞俄除太常博士班寺丞下上

疑焉丞相言議禮之地最要得人臣欲重其選爾公復以家諱請仍舊職許之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漢之黨錮始于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慮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逾遠國家累聖傳授不闡大原名儒閒出究極微旨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恭惟陛下得執中之

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諱言于下凡端謹好脩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小則譏笑甚則疾之如仇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士大夫自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奏畢上曰卿懼其爲黨耶公言陛下建中立極躬行著見屬者趙雄辭位人皆意蜀士必相繼去而陛下方敘遷之或召用焉上曰唐世

人主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嘗笑之有何難
事特主聽不聰爾公頓首謝又言仁宗開天章閣命名
臣條上當世急務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皆在履
位二十餘年之後非始勤終怠者可比臣願陛下益自
警勵及此閒暇亟爲永圖採孟子之格言明政刑之二
柄丁堯公憂服除選知溫州視事之始邑長咸至諭之
以經賦之外秋毫不取申吏卒入鄉之禁豪民慢令三
不如約始嚴追胥又不服言于郡逮治之宰所欲言有
不可形于公牘者密緘以報吏無得預郡計仰于酒課

吏請嚴禁公曰吾奉使典州首在布宣德意柰何以是爲急姑置之久而懲其已甚者威刑罕用課入增衍尤詳于聽訟咸得其情已悔而終止者聽其息訟閨門幽昧事則掩覆之或稱辟廨司業之後乞以限田免役爭者不服而莫能難公曰安有終于承直郎而爲司業是必嘗以辟廨正兼攝爾官品旣殊限田隨減可也其人遂屈劉生訴小商負錢十萬官責之償負家忽以商溺死告紛拏于庭旣而得屍沙磧遂以爲真死矣公謂永嘉尉曰此事可疑者三遺鞋于岸而足貫扉屨一也谿

流激急形骸已散二也小人貪賞知死者寡髮爲假髻以實之三也意其流屍乎彼方潛竄而適與茲會故益肆其欺爾不如姑資送之若商實死而密迹捕焉尉如其策果得之平陽道中人以爲神遂正其罪而督逋如故又謂劉生彼藍縷如是何所從出勉使折券出自汝意于是釋之闔郡服其明恕公又慮鄉落閒疾苦不能上達咨于士大夫之郊居者甚悉故田里情狀若親睹然聞樂清主簿唐煜有能名叩以邑中利害具言有方質者大爲姦利公默不洩久而得其實迹併與其黨號

八虎輩黥竄之是邑之左原民多蔬食而盜販者衆牙
僧有被重傷幾死者其黨揚聲報仇將以上巳日舉事
老而黠者至謂方臘之變閏在五月縣令姓秦今二事
皆同變且復起邑人大恐而倡之者主名不立令微伺
得之單車至其所指舊習魔教而今祀神不預陳慶等
數人執以詣郡公編隸其爲首者而逐其徒境外堂帖
問故公直陳本末且援蘇公洵之語有亂之形無亂之
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益
公然之遂錮陳慶終身而公名著矣光宗嗣位赴行在